

族雜誌「新共和雜誌」，日報如「紐約午報」的論調都是或多或少支持馬歇爾計劃的。「午報」的編輯，自由主義者曼克斯·萊納（MAX LEINER），開明的佛洛列達州參議員貝巴，他一向對外交政策主張美蘇合作，支持各國民主勢力的；還有甚之如現「新共和」主筆，前副總統萊萊士，他們也都支持馬歇爾計劃。也許他們和其他政論家不同之點是擁護的程度不同。他們贊成撥巨款援助歐洲，但反對金元上拖着政治條件，他們沒有看透該計劃「本身就是政治武器，是實現政治作用，加強反動政權，而不是援助人民，復興歐洲的經濟計劃。他們的錯誤，正如要求強盜不搶劫，餓虎不吃人一樣的愚笨。他們的論調，使得廣大讀者，開明的羣衆練繃了，反而認爲馬歇爾計劃是不能不支持的。

像貝巴議員，萊萊士主編這種人心腸是好的，裏心的想阻止今冬歐洲人民遭遇的普遍饑寒和苦難，但這好心腸却把自己出賣了，去站在杜魯門，馬歇爾，范登堡這類反動政客一邊了，當然，這些人所遭受的，右派的政治壓力是沉重的，但他們也真像通常人們選擇走最少阻力的路，也跟着起來有意無意的支持了馬歇爾計劃。他們服從了所謂美國的傳統的慷慨精神，解囊助人的豪舉。但，無疑的他們是被反動派利用了，很有可能成爲他們手中的銳利的貓腳爪。

一九四七，十二，三。



徐宗漢女士墓碑銘

柳亞子

君姓徐氏，諱佩萱，字宗漢，廣東中山縣人也。家世豪富，抱負雄偉。年十八，歸南海李晉一，生子應強，女若虹。晉一早從與中會陳少白游，能言民權民族之義。君亦濡染奮發，思有以自見。辛丑壬寅間，有女醫張竹君者，懸壺廣州市上，附設福音堂，期星期演說會，兩粵志士馬君武胡衍鴻以下咸集其門下，隱然執學界牛耳。君與訂姊妹交，傾奩資助。君有賢女學，聲名雀起，遂晉謁國父於澳門焉。歲丁未銜命渡南洋，加盟於檳榔嶼同盟會分會，戊申秋歸粵，來往廣州香港間，時晉一已早世矣。已酉冬，同盟會將有事於粵，遣君暨陳淑予

義簽字，及克強出院，君卒歸之。嗟夫！平權大義，男女等倫，自腐儒艋從一而終之謬說，流毒數千年未已，君獨能摧陷而廓清之，功豈在禹下哉？是秋武漢起義，促克強赴粵，君與偕行，而長江下游，羅網猶密，則邀張竹君組紅十字會救傷隊，自任看護婦，俾克強微服瀕跡其間，事始克濟。民國肇建，君貧兒院於南京，二次革命失敗，借克強避地北美，先後生子一美一球。民國五年，克強先生病逝滬上，君撫孤成立。五四運動起，君中國婦女界聯合會於上海，參加全國各界聯合會，頗有所盡力。十七年續辦貧兒院於南京，蓋其痼疾者赤之

李自平二女士夜運軍火入廣州，陳李咸爲懼，寢不安席，君獨怡然若無所事者，人以是多其胆畧焉。庚戌春，廣州新軍將反正，君奉南方支部命，設機關於高第街宜安里，事敗返香港。明年辛亥，借甥李沛基炸粵酋鳳山，沛基死之，君獨走免。黃花崗之役，復設機關於香港擺花街，製造炸彈，購置軍械，並負運輸，管理配發諸重任。及發難期迫，則移廣州河南溪峽，門懸赤幟，僞爲婚嫁者，賓客麇集，觀者不疑也。時黃克強先生任義軍總指揮，既失敗負傷赴溪峽，君爲掩護療治。舊曆四月初，遂相偕赴港，會克強指傷正劇，入醫院割治，例由親屬具名負責，顧難其人，君遂以黃夫人名

心，二十年如一日云。討倭軍興，移居渝都，蒿目時艱，不勝周整恤緯之感。三十二年三月八日，病逝旅邸，壽六十有八。跡君一生行事，少壯最煥赫，晚歲養晦，顧正義之感，國家民族之懷，鬱鬱未能下膺，每與同志言之，未嘗不流涕也。三十三年五月十八日，蒼梧李濟深等，既爲追悼於桂林，而倭寇未平，國難有待。若虹夫婿紹縣吳涵真，乞言於吳江柳亞子，預爲之銘。銘曰：
裴我中山，國父舊鄉。誕生女豪，雄武是將。奔走革命，功在旗常。衝羅決網，下蟻克強。克強已矣，君復不祿。殘寇猶張，城頭懸目。民主團結，於萬斯年。敬庭有日，華表新阡！